



书坊周刊·书香

盛可以： 创作过程和人生一样 跌跌撞撞，信念很重要

本报记者 师文静

▲ 盛可以近照

最近，中间代“最犀利”女性主义作家盛可以出版了十年精选集《留一个房间给你用》，这部集子精选了盛可以自2002年至2012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作品。盛可以的故事往往突出女性主题，语言风格猛烈。她的作品涉及广泛的情感和社会领域，以对心理活动和社会细节的敏锐观察和无情评论而著称。对于十年写作路，以及长短篇小说的创作等问题，本报记者与盛可以进行了对话。

作者简介

盛可以，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北妹》、《水乳》、《道德颂》、《死亡赋格》以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被译成英德韩日荷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被视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



《留一个房间给你用》
盛可以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年11月出版

>> 写悲剧，写落魄，写困境，写人的难题

齐鲁晚报：《留一个房间给你用》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

盛可以：这个题目是我的编辑王二若雅在通读了全部作品之后费了心思想出来的。她是一个罕见的认真、执著、对出版充满热情的姑娘，她说要别出心裁，来点新意思。也就是说，这是王二若雅追求创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名字也不错。我对她说，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一个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要有钱，

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我现在都可以“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了，处境多好哇！当然这是开玩笑。王二若雅说：“我认为你的作品中充满女性主义色彩。”我没有否认。

齐鲁晚报：您的小说里有很多故事太凄凉、太凛冽，读着读着就感觉到悲伤。您的人生观是悲观的吗？

盛可以：我一直在写悲剧、

写落魄、写困境、写人的难题。女性的个人命运，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还有女性性别本身的烙印，充满天然的悲剧色彩。

如果人人都快乐地生活，无忧无虑，我认为那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人到世界上本就是哭着来的，有生之年，就是努力使自己不哭，使别人不哭。我就写这些哭，写这些哭的人。因为人性在哭的境遇中显现得最充分。

>> 创新永远是刺激写下去的潜在动力

齐鲁晚报：这些小说中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有关于对女性“性”的思考的。用长篇来写是否更好一些？

盛可以：文学体裁有多种，比如有人喜欢写诗，有人喜欢写散文，有人喜欢写散文诗，因为他觉得某一种形式比较契合于他的内心，更有助于表达，所以会产生偏爱。语言有很多种，文学性最强的当数诗歌语言，其次是小说。短篇小说写作不会像长篇一样，困难到不能继续写下去，那个时候通常就放弃了。短篇的想法相对易得，有时几乎是信手拈来，十来天可以完成，不像长篇，不但难有好题材，一部作品写完，就耗掉生命一大截。如果写作不是图利，真正的作家绝不会去选哪一种形式更容易、更方便，他只会挑更有意思、更有趣味、更有难度的去做。创新，永远是刺激他写下去的潜在动力。

齐鲁晚报：如何才能写好短篇呢？

盛可以：每个短篇的写作情形都不太一样，一个好题目，某个事件，别人的一句话，某一个现象，都可能是一个短篇小说的起因。如果在意自己的作品，不会仅仅注重结尾，整部小说的一

切，在什么地方分段，一句对话，一个词，一次眼皮的跳动，都不会马虎对待。谋篇布局很难，但也不乏妙手偶得之，取决于一个作家内心对事物的敏感度。精彩的结尾有时就像灯泡突然亮了，照得满室通明。短篇的精华在于，一颗子弹射进靶心，十环。

齐鲁晚报：写短篇的作家少，说明什么问题？

盛可以：其实，仍在坚持写短篇的，恰恰是生于1970年代的这一拨。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在文学这件事情上，天然地与世无争，对严肃文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忠诚与迷恋，特别专注。短篇是非常纯粹的艺术品，不是文坛不待见，而是市场不待见。

齐鲁晚报：写作来自经验，您会在小说中认真地写进自己的具体故事吗？

盛可以：写作需要经验、想象与洞察力，也许有一个具体的点，比如一条乡村小道，但你能虚构扩展成方圆几百里的地方，这就是作家干的事情。

齐鲁晚报：都说您是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的作家，是一个充满原始味道的作家。文学修

养真的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吗？

盛可以：其实文学训练这个事儿，你是看不到的。我很早发表散文作品，写了六七年，然后才转到写小说。我不能说那六七年的散文写作，对锤炼文字毫无益处。文学修养之一取决于兴趣，然后才是阅读，文学修养不一定要写，同样可以获得。就像以前很多京剧票友一样，他们的修养一点也不比角儿差。文学训练、文学熏陶都有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最根本的一点，你是艺术家，还是匠人，需由天赋决定。

齐鲁晚报：您愿意回顾一下您的十年写作之路吗？这条路在期许之中吗？

盛可以：从深圳到沈阳，到北京，再到广州，现在又在北京呆着。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但我始终在把握现在。创作过程和人生一样跌跌撞撞，信念很重要，在困难时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我已经对长篇创作中遇到的巨大困难不再担心，就像人生中你常常觉得有过不去的坎儿，搁它一阵子，就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难，你甚至会获得一种崭新的激情，让整个小说的面貌全面改观，并且大放异彩。

>> 直击生活本质总是令人不适

齐鲁晚报：都说您是70后中具备独特个性的作家，作品具备独特的猛烈和敏锐。您认为这个评价里包含了什么？

盛可以：我不知道这些评价包含了什么，但是直击生活本质总是令人不适。我写我心，写我所见，既是常人所见，又是一个作家所见。生活是一卷画轴，我描绘那还没有展开的部分，隐藏的部分。写作不是照搬生活，做人不是写作，写作中要保持一个作家的偏见，生活中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理解被洗脑的人，宽容忏悔的人。

齐鲁晚报：您自己的阅读习惯又是什么样子的？

盛可以：古典文学一直是

我的偏爱，喜欢那种缓慢的阅读，在注释中画线，有点像刻下阳光的痕迹。只可惜现在很分心，想读的东西太多，时间有限。我的阅读习惯很简单，每次买书回来，没读过绝不上架，原则上拆一本读一本，或者同时拆两本。因为上架后很快会忘记，拆一本看一本有强制作用，避免三心二意，无论精读粗看，保证每本都翻完。

齐鲁晚报：您为什么要在微博上主动关注韩寒代笔一案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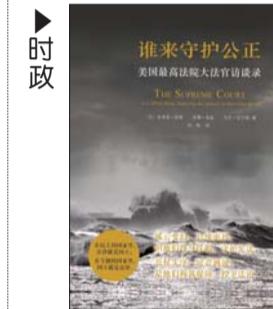
盛可以：从前不关注，偶尔一关注，就发现问题十分严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意见领袖，一个

呼风唤雨的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竟然对于各种实名加V者的“抹黑”、“污蔑”、“构陷”等等严重损害他个人形象和声誉的言论无动于衷，连当场作文这么一种最简单的自证方法都不敢，龟缩在父亲背后，由他父亲不惜以一种谩骂和羞辱别人的方式撑着顶着，太不可思议了。写作上以代笔和抄袭获得收益、欺世盗名的，最为无耻下作。对这类事件的宽容只会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环境的堕落与恶化。关于这件事的真相，大家可以去看媒体人@倍魄的微博。一年多来，他收集了许多资料，写了无数严谨的文章，理性客观，有全面的跟踪描述。

新书秀场



阎连科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



何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



高晓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晓说》



伊沙 编选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诗典·第一季》



韩文龙 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幸福的孩子会成功》

幸福是人生最高的能力，也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遗憾的是，很多孩子为了所谓成功付出了幸福的代价，而本书则打通了从幸福到成功的那条路。书中，作者提出了能让孩子幸福成长的五大元素——积极、投入、忍耐、自主、道德，并在书中设计了实践项目，指导家长在生活中有效实践书中理论，让孩子从小培养起幸福的能力。